

我曾遇過一次挑戰，當時我奮力求證，最後選擇放下。我認為放下能帶來收穫。

耳畔傳來逐漸放大的腳步聲，我抬起盯着腳尖的頭，轉頭看着運動場起跑方向，窄小的跑道轉彎處，突然進來一個火燎火急的背影，那個健碩的身影把跑道旁唯一的路燈蓋得嚴嚴實實，勾勒出一個訓練有素的跑姿。我和身後的人距離不知不覺地縮短，轉眼間就被身後傳來越來越清晰的呼吸打亂了神緒，我來不及做過多的考慮，轉過頭來便繼續向終點邁進。可惜身後的人彷彿不留我半點喘息空間，一瞬間便超越了我的速度，嘶喊着跑遠了，直至終點才停下來。

我亦不服輸地僅次於他身後越過了終點，劇烈的運動使我彷彿缺氧般難受，退後了幾步靠在運動場的牆上呼吸。直到一把聲音把我喚回來：「有容，雖然這次我讓你先起步，但我不得不說我真的佩服你，都已經深夜了仍約我練習，真有你的！」但這句看似稱讚的話在這一刻聽起來卻格外突兀，讓人心中泛起一股酸溜溜的味道。我回答：「允行，我必定會加緊訓練，下星期的田徑比賽，我一定會追上你的！」說完後我便灌了一大口水，滿腔熱血地撥開沾在額頭上的碎髮，即使一頭悶汗亦難掩緊皺着眉頭的那一份衝勁，轉身再次回到跑道上繼續練習。

接下來的生活，基本上只剩下練習和日常作息，大部份時間都在跑道上和允行共同練習。有時候跑着跑着，抬頭一看一望無垠的天空，沒有白雲亦不見彩虹，眼前只有彷彿沒有盡頭的跑道，和耳邊熟悉的，源自允行的腳步聲，可能正因如此眼前總會回放着一次又一次被允行超越的畫面，一次又一次地看着他衝刺的畫面，他疾走如飛的姿態就像一發子彈，擊穿我的心房，穿破我的思想，撕裂我的靈魂。他一直都在不留餘地地宣告眾人他是跑道上的王者，而我永遠只能屈居第二。不甘的怒火席捲而來，我多麼渴望眾人的目光，為我戴上金牌，稱讚我的努力，證明我花費在運動場上的努力沒有白費，在遼遠廣闊的跑道亦能留下足跡，而下星期的田徑比賽便是最佳機會，我必須取勝！我收回神，緊握着滲汗的手心，咬緊牙關，跑向終點。

比賽的日子轉眼來臨，我再次站在跑道上，熟悉地做着預備姿勢，雙手撐地，右腿在前，後腿跪地。目光輕輕一掃身旁的允行，平穩着呼吸，警惕着對手。聞槍聲後，雙手迅速推離地面，向前直衝，把練習成果全數傾瀉在那狹窄的跑道上，其他選手很快便被我和允行拋離，緊貼的兩人讓眾人看得屏氣凝神。抬頭凝望着快要到達跑道的第一個轉彎位置，是分高下的好時機，我咬緊牙關，加快步速，沒有多餘力氣再作喘息，只是邁步向前，祈禱着經過這一個彎後便能甩掉這個人的身影，一步、一步、一步，允行的身影逐漸變得模糊，然後隨着觀眾們歡呼聲四起而消失！這刻我心裏不禁狂喜，同時亦不忘保持着速度繼續比賽，但這種喜悅很快便被身後的一陣悲鳴而瞬間抑壓着，轉頭一看，允行跌倒了！

我來不及思索過多，只是淡淡地嗅到迎面刮來的風滲着鮮血的腥味，吹動了垂在額前的那片瀏海，那一聲倒地，在耳朵回蕩着，清脆而沉重。怎麼辦？我應該扶起他嗎？可是這樣的話我便會錯失勝利的良機！耳邊刮起來的風變得急冽，我再次回望身後允行痛苦臥地的模樣，與印象裏那一副健步如飛的自信模樣有些出入，大風把他單薄的上衣吹得鼓鼓的，修長的腿染上了鮮紅，他彎下腰雙手撐着膝蓋，但發抖的身軀彷彿抽走了他所有的力氣，他還是倒了下來。時間彷彿放慢了，一時之間我竟然失去了獲勝的慾望，這種突然惆悵無果的思緒在我轉身跑向身後的允行時消失，我小心翼翼地扶起他的肩膀，打量着他的傷勢，幸好只是擦傷。身旁穿插着一個個身影，我漫不經心地說道：「別多想了，我不過是見你可憐才過來扶你一下，才不是認輸！等你康復以後還要跟我一決高下！」兩人都不自覺地笑了起來，緩慢地一步一步走向終點。

我一直以為「友誼第一，比賽第二。」不過是一些陳腔濫調的說法，但我今天總算明白當中含意了。回想起當初的練習，允行一直在我身旁，和我一同努力，沒有嫌棄過我不及他的成績。我一直希望證明自己的付出，但卻忘記我一直以來的努力允行都放在眼內，亦正因如此允行才每次也願意陪我練習到深夜。沒有了這份友誼，再多的榮譽也不過是虛名罷了。朋友之間就是應該相輔相成，就如最初允行願作我練跑的同伴，使我更強大，燃起了我對跑步的熱情。現在我亦願意放棄虛名，在允行需要的時候伸出援手，在田徑場一同成長。雖然最後沒有為我戴上金牌，但換來的是溫暖人心的打氣，真誠的祝福可是比獎牌更大的榮耀！我深信即使我沒有再比賽勝出，我已經留下了屬於我的痕跡，還有允行的痕跡，並且能受人尊重，為人作榜樣，比起冰冷的獎牌更具意義！放下求勝的執着，反倒為我帶來更大的收穫。